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八十九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三

鄭覃 弟朗　陳夷行　李紳 吳汝納

李回　李珏　李固言

鄭覃故相珣瑜之子以父廕補弘文校理歷拾遺補闕考功員外郎刑部郎中元和十四年二月遷諫議大夫

憲宗用内官五人為京西北和糴使覃上疏論罷穆宗不恤政事喜遊晏即位之始吐蕃寇邊覃與同職崔玄亮等廷奏曰陛下即位已來晏樂過多畋遊無度今蕃寇在境緩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臣等忝備諫官不勝憂惕伏願稍減遊縱留心政道伏聞陛下晨夜昵狎倡優近習之徒賞賜太厚凡金銀貨幣皆出自生靈膏血不可使無功之人濫霑賜與縱内藏有餘亦乞用之有節如邊上警急即支用無闕免令有司重斂百姓實天

下幸甚帝初不悅其言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對
曰諫官也帝意稍解乃曰朕之過失臣下盡規忠也乃
謂覃曰閤中奏事殊不從容今後有事面陳朕與卿延
英相見時久無閤中奏事覃等抗論人皆相賀鎮冀節
度使王承宗死其弟承元聽朝旨移授鄭滑節度鎮之
三軍留承元以難不能赴鎮承元乞重臣宣諭乃以覃
為宣諭使起居舍人王璠副之初鎮卒辭語不遜覃至
宣詔諭以大義軍人釋然聽命長慶元年十一月轉給

事中四年遷御史中丞十一月權知工部侍郎寶歷元年拜京兆尹文宗即位改左散騎常侍三年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四年四月拜工部侍郎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從容奏曰經籍訛謬博士相沿難為改正請召宿儒奥學校定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五年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宗閔以覃與李德裕相善薄之時德裕自浙西入朝復為閔孺所排出鎮蜀川宗閔惡覃禁中言事奏為工

部尚書罷侍講學士文宗好經義心頗思之六年二月復召為侍講學士七年春德裕作相五月以覃為御史大夫文宗嘗於延英謂宰相曰殷侑通經學為人頗似鄭覃宗閔曰覃侑誠有經學於議論不足聽覽李德裕對曰殷鄭之言他人不欲聞唯陛下切欲聞之覃嘗嫉人朋黨為宗閔所薄故也八年遷戶部尚書其年德裕罷相宗閔復知政與李訓鄭注同排斥李德裕李紳二人貶黜覃亦左授秘書監九年六月楊虞卿李宗閔得

罪長流復以覃為刑部尚書十月遷尚書左僕射兼判國子祭酒訓注伏誅召覃入禁中草制勑明日以本官同平章事封滎陽郡公食邑二千户覃雖精經義不能為文嫉進士浮華開成初奏禮部貢院宜罷進士科初紫宸對上語及選士覃曰南北朝多用文華所以不治士以才堪即用何必文辭帝曰進士及第人已曾為州縣官者方鎮奏署即可之餘即否覃曰此科率多輕薄不必盡用帝曰輕薄敦厚色色有之未必獨在進士此

科置已二百年亦不可遽改覃曰亦不可過有崇樹帝
嘗謂宰臣曰百司弛慢要重條舉因指前香爐曰此爐
始亦華好用之既久乃無光彩若不加飾何由復初覃
對曰丕變風俗當考實効自三十年已來多不務實取
於顔情如嵇阮之流不攝職事李石云此本因治平人
人無事安逸所致今之人俗亦慕王夷甫恥不能及之
上曰卿等輔朕在振舉法度而已時太學勒石經覃奏
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

員外郎孔温業等校定九經文字旋令上石加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上嘗於延英論古今詩句工拙覃曰孔子所删三百篇是也降此五言七言辭非雅正不足帝王賞詠夫詩之雅頌皆下刺上所為非上化下而作王者採詩以考風俗得失仲尼删定以為世規近代陳後主隋煬帝皆能章句不知王者大端終有季年之失章句小道願陛下不取也覃以宰相兼判國子祭酒奏太學置五經博士各一人緣無職田請依王府

官例賜禄粟從之又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其年李
固言復為宰相固言與李宗閔楊嗣復善覃惛之因起
居郎闕固言奏曰周敬復崔球張次宗等三人皆堪此
任覃曰崔球遊宗閔之門且赤墀下秉筆為千古法不
可朋黨如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纖芥異論乃止三
年楊嗣復自西川入拜平章事與覃尤相矛盾加之以
固言李珏入對之際是非蜂起二月覃進位太子太師
文宗以旱放繫囚出宮人劉好奴等五百餘人送兩街

寺觀任歸親戚紫宸對李珏曰陛下放宮女數多德邁千古漢制八月選人晉武平吳亦多採擇仲尼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今陛下以為無益放之微臣敢賀覃曰晉武帝以採擇之失中原化為左衽陛下以為殷鑒放去攸宜其年十二月三上章求罷詔落太子太師餘如故仍三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四年五月罷相守左僕射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欲援為宰相固以足疾不任朝謁會昌二年守司徒致仕卒子裔綽以蔭授渭南

尉直弘文館覃少清苦貞退不造次與人款狎位至相國所居未嘗增飾纔庇風雨家無媵妾人皆仰其素風然嫉惡太過多所不容衆憚而惡之覃弟朗朗潛字有融長慶元年登進士甲科再遷右拾遺開成中爲起居郎初太和末風俗稍奢文宗恭勤節儉冀革其風宰臣等言曰陛下節儉省用風俗已移長裾大袂漸以減損若更令戚屬絶其侈靡不慮下不從敎帝曰此事亦難戶曉但去其泰甚自以儉德化之朕聞前時內庫唯二

錦袍飾以金鳥一袍玄宗幸温湯御之一即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如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家往往皆有左衛副使張元昌便用金唾壺昨因李訓已誅之矣時朗執筆螭頭下宰臣退上謂朗曰適所議論卿記錄未吾試觀之朗對曰臣執筆所記便名為史伏准故事帝王不可取觀昔太宗欲覽國史諫議大夫朱子奢云史官所述不隱善惡或主非上智飾非護失見之則致怨所以義不可觀又褚遂良曰今之起居郎古之左右史

也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帝曰適來所記無可否臧見亦何爽乃宣謂宰臣曰鄭朗引故事不欲朕見起居注夫人君之言善惡必書朕恐平常閑話不關理體垂諸將來竊以為恥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以誡醜言朗遂進之朗轉考功郎中四年遷諫議大夫會昌初為給事中出為華州刺史入為御史中丞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大中朝出為定州刺史義武軍節度易定觀察北平軍等使尋遷

檢校戸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宋亳汴潁觀察等使入為工部尚書判度支遷御史大夫改禮部尚書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大中十年以疾辭位進加檢校右僕射守太子少師十一年十月辛詔曰故通議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少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鄭朗植操端方禀氣莊重藹若瑞玉澹如澄川智畧合乎蓍龜誠信服于僚友自膺寵寄頗負全才竭匪躬于諫垣彰盡瘁于瑣闥載踐

方嶽亟登師壇觀風推惠愛之心訓士得撫循之術政
溢聞聽念兹徵還位冠冬卿職重邦計經費有節財用
不虧繄彼休功明我推擇爰嘉峭峻俾總紀綱公望益
隆典彝具舉式諧注意且沃深衷俄糸化源以提政柄
三事仰清廉之節百度見損益之能近煦和風遠浹膏
雨方俟坐鎮雅俗表率庶官頤養或乖腠理生疾屢陳
章疏乞遂退閑既堅乃誠式允其請每圖懿績唯冀有
瘳何竟至於彌留而遽聞於捐代閱奏興悼臨軒載懷

將轂視朝之儀兼列上公之秩慰茲幽壤期爾有知可
贈司空潛字無悶亦登進士第
陳夷行字周道頴川人祖忠父邑夷行元和七年登進
士第累辟使府寶歷末由侍御史改虞部員外郎皆分
務東都太和三年入為起居郎史館修撰預修憲宗實
錄四年獻上轉司封員外郎五年遷吏部郎中四月召
充翰林學士八年兼充皇太子侍讀詔五日一度入長
生院侍太子講經上召對面賜緋衣牙笏遷諫議大夫

知制誥餘職如故九年八月改太常少卿知制誥學士侍講如故開成二年四月以本官同平章事三年楊嗣復李珏繼入輔政夷行介特素惡其所為每上前議政語侵嗣復遂至往復性不能堪上表稱足疾辭位不許詔中使就第宣勞七月以王彥威為忠武節度使史孝章為邠寧節度使皆嗣復擬議因延英對上問夷行曰昨除二鎮當否夷行對曰但出自聖心即當楊嗣復曰若出自聖心當即人情皆愜如事或過當臣下安得無

言帝曰誠如此朕固無私也夷行曰自三數年來姦臣竊權陛下不可倒持太阿授人鐏柄嗣復曰齊桓用管仲於讐虜豈有太阿之慮乎上不悦仙韶院樂官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竇洵直當衙論曰伶人自有本色官不合授之清秩鄭覃曰此小事何足當衙論列王府率是六品雜官謂之清秩與洵直得否此近名也嗣復曰嘗聞洵直幽今當衙論一樂官幽則有之亦不足怪夷行曰諫官當衙秖合論宰相得失不合論樂官然業

已陳論須與處置今後樂人每七八年與轉一官不然則加手力課三數人帝曰別與一官乃授光州長史賜洎直絹百疋吏行尋轉門下侍郎上紫宸議政因曰天寶中政事實不甚佳當時姚宋在否李珏曰姚亡而宋罷珏因言人君明哲終始尤難玄宗嘗云自即位已來未嘗殺一不辜而任林甫陷害破人家族不亦惑乎吏行曰陛下不可移權與人嗣復曰吏行之言容易且太宗用房玄齡十六年魏徵十五年何嘗失道臣以為用

房魏多時不為不理用邪佞一日便足夷行之言皆指嗣復專權文宗用郭遂為坊州刺史右拾遺宋邧論列以為不可既而遂坐贓帝謂宰相曰宋邧論事可嘉邧授官來幾時嗣復曰去年因曰諫官論事陛下但記其姓名稍加優奬如不當亦須令知夷行曰諫官論事是其本職若論一事即加一官則官何由得不免有情帝曰情固不免理平之時亦不可免上竟以夷行議論太過恩禮漸薄尋罷知政事守吏部尚書四年九月檢校

禮部尚書出為華州刺史五年武宗即位李德裕秉政七月自華召入復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會昌三年十一月檢校司空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卒贈司徒弟玄錫夷實皆進士擢第玄錫又制策登科

李紳字公垂潤州無錫人本山東著姓高祖敬玄則天朝中書令封趙國文憲公自有傳祖守一成都郫縣令父晤歷金壇烏程晉陵三縣令因家無錫紳六歲而孤母盧氏教以經義紳形狀眇小而精悍能為歌詩鄉賦

之年諷誦多在人口元和初登進士第釋褐國子助教
非其好也東歸金陵觀察使李錡愛其才辟為從事紳
以錡所為專恣不受其書幣錡怒將殺紳遁而獲免錡
誅朝廷嘉之召拜右拾遺歲餘穆宗召為翰林學士與
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時稱三俊情意相善尋轉右補
闕長慶元年三月改司勳員外郎知制誥二年二月超
拜中書舍人内職如故俄而稹作相尋為李逢吉教人
告稹陰事稹罷相出為同州刺史時德裕與牛僧孺俱

有相望德裕恩顧稍深逢吉欲用僧孺懼紳與德裕沮於禁中二年九月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乃用僧孺為平章事以紳為御史中丞冀離內職易掎摭而逐之乃以吏部侍郎韓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臺參知紳剛褊必與韓愈忿爭制出紳果移牒往來論臺府事體而愈復性訐言辭不遜大喧物論由是兩罷之愈改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天子待紳素厚不悟逢吉之嫁禍為其心希外任乃令中使就第宣勞賜之玉帶紳

對中使泣訴其事言為逢吉所排戀闕之情無已及中謝日面自陳訴帝方省悟乃改授戶部侍郎中尉王守澄用事逢吉令門生故吏結託守澄為援以傾紳晝夜計畫會紳族子虞文學知名隱居華陽自言不樂仕進時來京師省紳虞與從伯耆進士程昔範皆依紳及耆拜左拾遺虞在華陽寓書與耆求薦書悞達於紳紳以其進退二三以書誚之虞大怨望及來京師盡以紳嘗所密話言逢吉姦邪附會之語告逢吉逢吉大怒問計

于門人張又新李續之咸曰搢紳皆自惜毛羽孰肯為相公搏擊須得非常奇士出死力者有前鄧州司倉劉棲楚者嘗為史鎮州王承宗以事繩之棲楚以首觸地固爭而承宗竟不能奪其果銳如此若相公取之為諫官令伺紳之失一旦於上前暴揚其過恩寵必替事苟不行過在棲楚亦不足惜也逢吉乃用李虞程昔範劉棲楚皆擢為拾遺以伺紳隙俄而穆宗晏駕敬宗初即位逢吉快紳失勢慮嗣君復用之張又新等謀逐紳會

荆州刺史蘇遇入朝遇能決陰事衆問計於遇遇曰上聽政後當開延英必有次對官欲拔本塞源先以次對為慮餘不足恃羣黨深然之逢吉乃以遇為左常侍王守澄每從容謂敬宗曰陛下登九五逢吉之助也先朝初定儲貳唯臣備知時翰林學士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而逢吉固請立陛下而李續之李虞繼獻章疏帝雖沖年亦疑其事會逢吉進擬言李紳在内署時嘗不利於陛下請行貶逐帝初即位方倚大臣不能自執乃貶

紳端州司馬貶制既行百寮中書賀宰相唯右拾遺吳思不賀逢吉怒改爲殿中侍御史充入吐蕃告哀使紳之貶也正人腹誹無敢有言唯翰林學士韋處厚上疏極言逢吉姦邪誣擿紳罪語在處厚傳天子亦稍開悟會禁中檢尋舊事得穆宗時封書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與紳三人所獻疏請立敬宗爲太子帝感悟興嘆悉命焚逢吉黨所上謗書由是讒言稍息紳黨得保全及寶歷改元大赦逢吉定赦書節文不欲紳量移但云

左降官已經量移者與量移不言左降官與量移韋處厚復上疏論之語在處厚傳帝特追赦書添節文云左降官與量移紳方移為江州長史再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太和七年李德裕作相七月檢校左常侍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九年李訓用事李宗閔復相與李訓鄭注連衡排擯德裕罷相紳與德裕俱以太子賓客分司開成元年鄭覃輔政起德裕為浙西觀察使紳為河南尹六月檢校戶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節度宋亳汴潁

觀察等使二年夏秋旱大蝗獨不入汴宋之境詔書襃美又於州置利潤樓店四年就加檢校兵部尚書武宗即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楊州大都督府長史知淮南節度大使事會昌元年入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改中書侍郎累遷守右僕射門下侍郎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食邑二千戶四年暴中風恙足緩不任朝謁拜章求罷十一月守僕射平章事出為淮南節度使六年卒紳始以文藝節操進用受顧禁中後為朋黨所擠濵於

禍患賴正人匡救得以功名始終歿後宣宗即位李德裕失勢罷相歸洛陽而宗閔嗣復之黨崔鉉白敏中令狐綯欲寘德裕深罪大中初教人發紳鎮揚州時舊事以傾德裕初會昌五年揚州江都縣尉吳湘坐贓下獄準法當死具事上聞諫官疑其寃論之遣御史崔元藻覆推與揚州所奏多同湘竟伏法及德裕罷相羣怨方構湘兄進士汝納詣闕訴寃言紳在淮南恃德裕之勢枉殺臣弟德裕既貶紳亦追削三任官告

吳汝納者澧州人故韶州刺史武陵兄之子武陵進士登第有史學與劉軻並以史才直史館武陵撰十三代史駁議二十卷自尚書員外郎出為忠州刺史改韶州坐贓貶播州司戶卒汝納亦進士擢第以季父贓罪久之不調會昌中為河南府永寧縣尉初武陵坐贓時李德裕作相貶之故汝納以不調挾怨而附宗閔嗣復之黨同作謗言會汝納弟湘為江都尉為部人所訟贓罪兼娶百姓顏悅女為妻有踰格律李紳令觀察判官魏

錮鞫之贓狀明白伏法湘妻顏顏繼母焦皆笞而釋之仍令江都令張弘思以船監送湘妻顏及兒女送澧州及揚州上具獄物議以德裕素憎吳氏疑李紳織成其罪諫官論之乃差御史崔元藻爲制使覆吳湘獄據款伏妄破程糧錢計贓準法其恃官娶百姓顏悅女爲妻則稱悅是前青州衙推悅先娶王氏是衣冠女非繼室焦所生與揚州案小有不同德裕以元藻無定奪奏貶崖州司戶及汝納進狀追元藻覆問元藻既恨德裕陰

為崔鉉白敏中令狐綯所利誘即言湘雖坐贓罪不至死又云顔悦實非百姓此獄是鄭亞首唱元壽協李恪鍛成李回便奏遂下三司詳鞫故德裕再貶李回鄭亞等皆竄逐吳汝納崔元藻為崔白令狐所奬數年並至顯官

李回字昭度宗室郇王禕之後父如仙回本名躔以避武宗廟諱長慶初進士擢第又登賢良方正制科釋褐滑臺從事揚州掌書記得監察御史入為京兆府戶曹

轉司錄參軍登朝為左補闕起居郎尤為宰相李德裕所知回强幹有吏才遇事通敏官曹無不理授職方員外郎判戸部案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以刑部員外郎知臺雜賜緋開成初以庫部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賜金紫服武宗即位拜工部侍郎轉戸部侍郎判本司事三年兼御史中丞會昌三年劉稹據潞州邀求旄鉞朝議不允加兵問罪武宗懼稹陰附河朔三鎮以沮王師乃命回奉使河朔魏博何弘敬鎮冀王元逵皆具櫜

鞮郊迎回喻以朝旨言澤潞密邇王畿不同河北自鄭
難已來唯魏鎮兩藩列聖皆許襲而稹無功欲効河朔
故事理即太悖聖上但以山東三郡境連魏鎮用軍便
近王師不欲輕出山東請魏鎮兩藩秪收山東三郡弘
敬元逵俯僂從命幽州張仲武與太原劉沔攻回鶻時
兩人不協朝廷方用兵不欲藩帥不和回至幽州喻以
和協之旨仲武欣然釋憾乃移劉沔鎮滑臺命仲武領
太原軍攻潞賊平以本官同平章事累加中書侍郎轉

門下歷戸吏二尚書武宗崩回充山陵使祔廟竟出為成都尹劒南西川節度大中元年冬坐與李德裕親善改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再貶撫州刺史白敏中令狐綯罷相入朝為兵部尚書復出為成都尹劒南四川節度使卒贈司徒謚曰文懿

李玨字待價趙郡人父仲朝玨進士擢第又登書判拔萃科累官至右拾遺穆宗荒於酒色纔終易月之制即與勲臣飲宴玨與同列上疏論之曰臣聞人臣之節本

於忠蓋苟有所見即宜上陳況為陛下諫官食陛下厚祿豈敢腹誹巷議辜負恩榮臣等聞諸道路不知信否皆云有詔追李光顏李愬欲於重陽節日合宴羣臣儻誠有之乃陛下念羣臣敷惠澤之慈旨也然元朔未改園陵尚新雖陛下執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今遵同軌之會適去於中邦告遠夷之使未復其來命遏密弛禁蓋為齊人合宴內廷事將未可夫明王之舉動為天下法王言既降其出如綸苟

玷皇猷徒章直諫臣等是以昧死上聞且光顏李愬久立忠勞今方盛秋務拓邊境如或召見詔以謀猷褒其宿勲付以疆事則與歌鍾合宴酒食邀歡不得同年而語也陛下自纘嗣以來發號施令無非孝理因心形于詔勑固以感動於人倫更在敬慎威儀保持聖德而已上雖不用其言慰勞遣之長慶元年鹽鐵使王播增茶稅初稅一百增之五十珏上疏論之曰榷率救弊起自干戈天下無事即宜蠲省況稅茶之事尤出近年在貞

元元年中不得不爾今四海鏡清八方砥平厚斂於人殊傷國體其不可一也茶為食物無異米鹽於人所資遠近同俗既祛竭之難捨斯須田閭之間嗜好尤切今增稅既重時估必增流弊於民先及貧弱其不可二也且山澤之饒出無定數量斤論稅所冀售多價高則市者稀價賤則市者廣歲終上計其利幾何未見阜財徒聞斂怨其不可三也臣不敢遠徵故事直以目前所見陳之伏望暫留聰明稍垂念慮特追成命更賜商量陛

下即位之初已懲聚斂外官押貫旋有詔停洋洋德音千古不朽今若榷茶加稅頗失人情臣忝諫司不敢緘默時禁中造百尺樓國計不充王播希恩增稅奉帝嗜慾疏奏不省遷吏部員外郎轉司勲員外郎知制誥太和五年李宗閔牛僧孺為相與珏親厚改度支郎中知制誥遂入翰林充學士七年三月正拜中書舍人九年五月轉戸部侍郎充職七月宗閔得罪珏坐累出為江州刺史開成元年四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遷河南

尹二年五月李固言入相召珏復為戶部侍郎判本司事三年楊嗣復輔政薦珏以本官同平章事珏與固言嗣復相善自固言得位相繼援引居大政以傾鄭覃陳夷行李德裕三人凡有奏議必以朋黨為謀屢為覃所廷折之珏自朝議郎進階正議大夫其年十二月上疏求罷不許四年三月文宗謂宰臣曰朕在位十四年屬天下無事雖未至理亦少有如今日之無事也珏對曰邦國安危亦如人之身當四體和平之時長宜調適以

順寒暄之節如恃安自忽則疾患旋生朝廷當無事之時思省闕失而補之則禍難不作矣文宗以杜悰領度支稱職欲加戶部尚書因紫宸言之陳夷行曰一切恩權合歸君上陛下自看可否珏對曰太宗用宰臣天下事皆先平章謂之平章事代天理物上下無疑所以致太平者也若拜一官命一職事事皆決於君上即焉用彼相昔隋文帝一切自勞心力臣下發論則疑凡臣下用之則宰相不用則常察豈可自保陛下常語臣云賓

易直勸我宰相進擬但五人留三人兩人勾一人渠即合勸我擇宰相不合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甚鄙又曰韋處厚作相三日薦六度師亦大可怪珏曰處厚淫於奉佛不悟其是非也其年五月上謂宰臣曰貞元政事初年至好珏曰德宗中年好貨方鎮進奉即加恩澤租賦出自百姓更令貪吏剝削聚貨以希恩理道故不可也上曰人君聚斂猶自不可但輕賦節用可也珏又曰貞觀中房杜王魏啓告文皇意秪在此請不易初

心自古好事克終實難上曰朕心終不改也尋封贊皇男食邑三百户武宗即位之年九月與楊嗣復俱罷相出為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三年長流驩州大中二年崔鉉白敏中逐李德裕徵入朝為户部尚書出為河陽節度使入為吏部尚書累遷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上柱國贊皇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大中七年卒贈司空

李固言趙郡人祖并父現固言元和七年登進士甲科

太和初累官至駕部郎中知臺雜四年李宗閔作相用為給事中五年宋申錫為王守澄誣陷固言與同列伏閤論之將作監王堪修奉太廟弛慢罰俸仍改官為太子賓客制出固言封還曰東宮調護之地不可令弛慢被罰之人處之改為均王傅六年遷工部侍郎七年四月轉尚書左丞奉詔定左右僕射上事儀注八年李德裕輔政出為華州刺史其年十月宗閔復入召拜吏部侍郎九年五月遷御史大夫六月宗閔得罪固言代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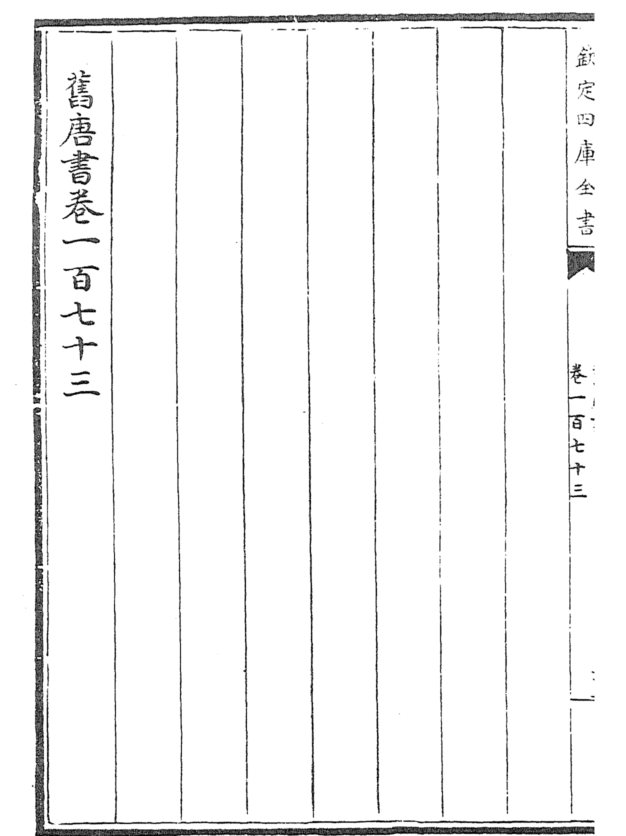
門下侍郎平章事尋加崇文館大學士時李訓鄭注用事自欲竊輔相之權宗閔既逐外示公體爰立固言其實惡與宗閔朋黨九月以兵部尚書出為興元節度使李訓自代固言為平章事訓注誅文宗思其讜正開成元年四月復召為平章事判戶部事二年羣臣上徽號上紫宸言曰中外上章請加徽號朕思理道猶鬱實愧岳牧之請如聞州郡甚有無政處固言曰人言鄧州王堪衰老隋州鄭襄無政帝曰堪是貞元時御史秪有此

一人鄭覃曰臣以王堪舊人舉為刺史鄭襄比來守官亦無敗事若言外郡不理何止二人帝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德宗時班行多閑員豈時之才耶李石對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有大國無人蓋貞元中仕進路塞所以有才之人或託迹他所此乃不敘進人才之過也固言曰求才之道有人保任便宜奬用隨其稱職與否昇黜之上曰宰相薦人莫計親疎實易直作相未嘗論用親情若己非相才自宜引退若是公舉親亦何嫌人

鮮全才但用其所長耳尋進階金紫判戶部事其年十月以門下侍郎平章事出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代楊嗣復上表讓門下侍郎乃檢校左僕射會昌初入朝歴兵戶二尚書宣宗即位累授檢校司徒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大中末以太常卿孫簡代之拜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

史臣曰陳鄭諸公章疏議論綽有端士之風天子待以賢能付之以鼎職廷英獻納罕聞康濟之謨文陛敷敭

莫副具瞻之望加以互生傾奪競起愛憎惟回奉使命
而喻藩臣救危邦而除宿憾況貽獻文章可以爲世範
德行可以爲人師有啓誦之上才非桓靈之失道詎可
不思己過秪務面欺輔弼之宜安可垂訓若俾韓非之
言進矣子輩安可逃乎土運之衰斯爲魍魎悲夫
贊曰愛而知惡憎不忘善平心救非可居鼎鉉吠聲濟
惡結黨專朝謀身壞國何名燮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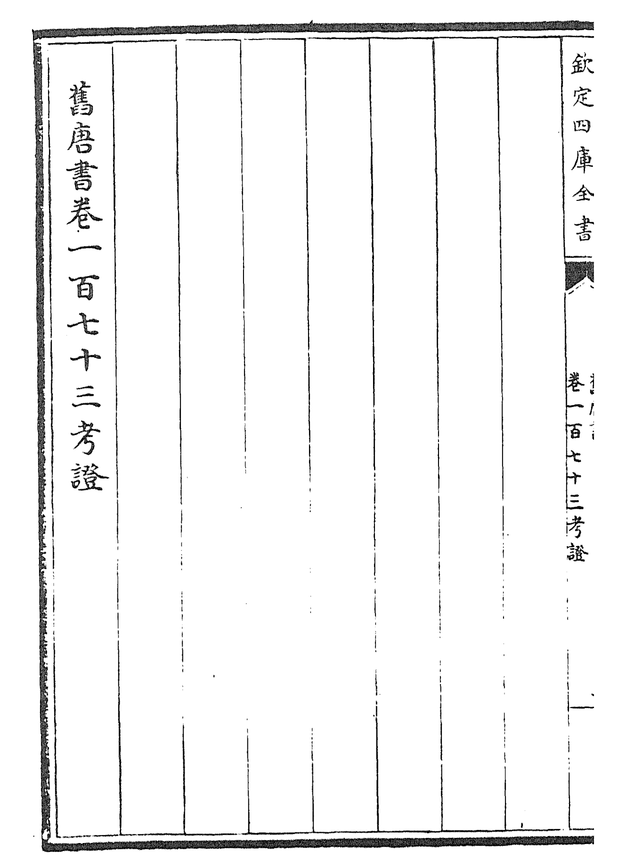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三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三考證

鄭覃傳故相珣瑜之子○新書有珣瑜傳此缺

黄石云此本因治平人人無事○臣酉按是時覃與李石並相所云者當是李石語黄字當是李字之訛今改

陳夷行傳宋邧○邧誤祈今改正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三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四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四

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趙國忠公元和初宰相祖父自有傳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恥與諸生同鄉賦不喜科試

年纔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父譴逐蠻方隨侍左右不求仕進元和初以父再秉國鈞避嫌不仕臺省累辟諸府從事十一年張弘靖罷相鎮太原辟為掌書記由大理評事得殿中侍御史十四年府罷從弘靖入朝真拜監察御史明年正月穆宗即位召入翰林充學士帝在東宮素聞吉甫之名既見德裕尤重之禁中書詔大手筆多詔德裕草之是月召對思政殿賜金紫之服踰月改屯田員外郎穆宗不持政道多所恩貸戚里諸親

邪謀請謁傳導中人之旨與權臣往來德裕嫉之長慶元年正月上疏論之曰伏見國朝故事駙馬緣是親密不合與朝廷要官往來玄宗開元中禁止尤切訪聞近日駙馬輒至宰相及要官私第此輩無他才伎可以延接唯是洩漏禁密交通中外羣情所知以為甚弊其朝官素是雜流則不妨來往若職在清列豈可知聞伏乞宣示宰臣其駙馬諸親今後公事即於中書見宰相請不令詣私第上然之尋轉考功郎中知制誥二年二月

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初吉甫在相位時牛僧孺李宗閔應制舉直言極諫科二人對詔深詆時政之失吉甫泣訴於上前由是考策官皆貶事在李宗閔傳元和初用兵伐叛始於杜黄裳誅蜀吉甫經畫欲定兩河方欲出師而卒繼之元衡裴度而韋貫之李逢吉沮議深以用兵為非而韋李相次罷相故逢吉常怒吉甫裴度而德裕於元和時久之不調而逢吉僧孺宗閔以私怨恒排擯之時德裕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相

類情頗款密而逢吉之黨深惡之其月罷學士出為御史中丞時元稹自禁中出拜工部侍郎平章事三月裴度自太原復輔政是月李逢吉亦自襄陽入朝乃密賂纖人構成于方獄六月元稹裴度俱罷相稹出為同州刺史逢吉代裴度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既得權位鋭意報怨時德裕與牛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懼紳與德裕禁中沮之九月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尋引僧孺同平章事繇是交怨愈深潤州承王國清兵亂之後

前使實易直傾府藏賞給軍旅寖驕財用殫竭德裕儉於自奉留州所得盡以贍軍雖施與不豐將卒無怨二年之後賦輿復集德裕壯年得位鋭於布政凡舊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江嶺之間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厲疾者舉室棄之而去德裕欲變其風擇鄉人之有識者諭之以言繩之以法數年之間弊風頓革屬郡祠廟按方志前代名臣賢后則祠之四郡之内除淫祠一千一十所又罷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寇盜人

樂其政優詔嘉之昭愍皇帝童年纘歷頗事奢靡即位
之年七月詔浙西造銀盝子粧具二十事進內德裕奏
曰臣百生多幸獲遇昌期受寄名藩常憂曠職孜孜夙
夜上報國恩數年已來災旱相繼罄竭微慮粗免流亡
物力之間尚未完復臣伏準今年三月三日赦文常貢
之外不令進獻此則陛下至聖至明細微洞照一恐聚
斂之吏緣以成奸一恐凋瘵之人不勝其弊上宏儉約
之德下敷惻憫之心萬國羣甿鼓舞未息昨奉五月二

十三日詔書令訪茅山真隠將欲師處謙守約之道發務實去華之美雖無人上塞丹詔實率土已偃玄風豈止微臣獨懐抃賀況進獻之事臣子常心雖有勑文不許亦合竭力上貢唯臣當道素號富饒近年已來比舊即異貞元中李錡任觀察使日職兼鹽鐵百姓除隨貫出榷酒錢外更置官酤兩重納榷獲利至厚又訪聞當時進奉亦兼用鹽鐵羨餘貢獻繁多自後莫及至薛苹任觀察使時又奏置榷酒上供之外頗有餘財軍用之

間實爲優足自元和十四年七月三日勅却停榷酤又準元和十五年五月七日赦文諸州羡餘不令送使唯有留使錢五十萬貫每年支用猶欠十三萬貫不足常須是事節儉百計補塡經費之中未免懸欠至於綾紗等物猶是本州所出易於方圓金銀不出當州皆須外處廻市去二月中奉宣令進盝子計用銀九千四百餘兩其時貯備都無二三百兩乃諸頭收市方獲制造上供昨又奉宣旨令進粧具二十件計用銀一萬三千兩

金一百三十兩尋令併合四節進奉金銀造成兩具進納訖今差人於淮南收買旋到旋造星夜不輟雖力營求深憂不逮臣若因循不奏則負陛下任使之恩若分外誅求又累陛下慈儉之德伏乞陛下覽前件榷酤及諸州羨餘之目則知臣軍用偏短本末有由伏料陛下見臣奏論必賜詳悉知臣竭愛君守事之節盡納忠罄直之心伏乞聖慈宣令宰臣商議何以遣臣上不違宣索下不闕軍儲不困疲人不斂物怨前後詔勅並可遵

承𨌺冒宸嚴不勝戰汗之至時準赦不許進獻踰月之後徵貢之使道路相繼故德裕因訴而諷之事奏不報又詔進可幅盤絛繚綾一千匹德裕又論曰臣昨緣宣索已具軍資歲計及近年物力聞奏伏料聖慈必垂省覽又奉詔旨令織定羅紗袍段及可幅盤絛繚綾一千匹伏讀詔書倍增惶灼臣伏見太宗朝臺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密表陳誠太宗賜詔云使遣獻之遂不曲順再三嘉歎載在史書又玄宗命中使於

江南採鵁鶄諸鳥汴州刺史倪若水陳論玄宗亦賜詔嘉納其鳥即時皆放又令皇甫詢於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扞撥鏤牙合子等蘇頲不奉詔書輒自停織太宗玄宗皆不加罪欣納所陳臣竊以鵁鶄鏤牙至為微細若水等尚以勞人損德瀝款效忠當聖祖之朝有臣如此豈明王之代獨無其人蓋有位者蔽而不言必非陛下拒而不納又伏覩四月二十三日德音云方召侯伯有位之士無或棄吾謂不可教其有違道傷理徇欲懷

安面刺廷攻無有隱諱則是陛下納誨從善道光祖宗不盡忠規過在臣下況玄鵝天馬掬豹盤條文彩珍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匹費用至多在臣愚誠亦所未諭昔漢文帝衣弋綈之衣元帝罷輕纖之服仁德慈儉至今稱之伏乞陛下近覽太宗玄宗之容納遠思漢文孝元之恭己以臣前表宣示羣臣酌臣當道物力所宜更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無不受賜臣不勝懇切兢惶之至優詔報之其繚綾罷進元和已來累勅天下州府

不得私度僧尼徐州節度使王智興聚貨無厭以敬宗誕月請於泗州置僧壇度人資福以邀厚利江淮之民皆羣黨渡淮德裕奏論曰王智興於所屬泗州置僧尼戒壇自去冬於江淮已南所在懸牓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後不敢私度自聞泗州有壇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髮意在規避王徭影庇資產自正月已來落髮者無筭臣今於蒜山渡點其過者一日一百餘人勘問唯十四人是舊日沙彌餘是蘇常百姓亦無本州文憑尋已

勒還本貫訪聞泗州置壇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納二緡給牒即迴別無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誕節計江淮已南失却六十萬丁壯此事非細繫於朝廷法度狀奏即日詔徐州罷之敬宗荒僻日甚遊幸無恒踈遠賢能昵比羣小坐朝月不二三度大臣罕得進言海內憂危慮移宗社德裕身居廉鎮傾心王室遣使獻丹扆箴六首曰臣聞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迹踈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

竊念抜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
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先朝
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昔張敞之守遠郡梅
福之在遐徼尚竭誠盡忠不避尤悔況臣嘗學舊史頗
知箴諷雖在疎遠猶思獻替謹獻丹扆箴六首仰塵睿
鑒伏積兢惶其宵衣箴曰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
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為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
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其正服箴曰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遊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毅然亦譏縹紈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其罷獻箴曰漢文罷獻詔還騄耳鑾輅徐驅焉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己翟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為麗慈仁為美不過天道斯為至理其納誨箴曰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驁流湎舉白浮鍾魏叡侈汰淩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為瑱是謂塞聰其辯邪箴曰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

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有貽德過周成上書知僞照奸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其防微箴曰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黄莫辨觸瑟始仆栢谷微行豶豕塞路睹貌獻飧斯可誡懼帝手詔荅曰卿文雅大臣方隅重寄表率諸部肅清全吳化洽行春風澄坐嘯朞言善政想歎在懷卿之宗門累著聲績冠内廷者兩代襲侯伯者六朝果能激愛君之誠喻詩人之旨在遠而不忘忠

告諷上而常深慮微博我以端躬約予以循禮三復規
諫累夕稱嗟置之座隅用比韋弦之益銘諸心腑何啻
藥石之功卿既以投誠朕每懷開諫苟有過舉無忘密
陳山川既邉睠屬何已必當克己以副乃誠德裕意在
切諫不欲斥言託箴以盡意宵衣諷坐朝稀晚也正服
諷服御乖異也罷獻諷徵求玩好也納誨諷侮棄讜言
也辯邪諷信任羣小也防微諷輕出遊幸也帝雖不能
盡用其言命學士韋處厚殷勤荅詔頗嘉納其心焉德

裕久留江介心戀闕廷因事寄情望廻聖獎而逢吉當軸枳棘其塗竟不得内徙寶歷二年亳州言出聖水飲之者愈疾德裕奏曰臣訪聞此水本因妖僧誑惑狡計丐錢數月已來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三二十家顧一人取水擬取之時疾者斷食葷血既飲之後又二七日蔬飱危疾之人俟之愈病其水𣂢價三貫而取者益之他水沿路轉以市人老疾飲之多至危篤昨點兩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十人臣於蒜山渡已加捉搦

若不絕其根本終無益黎甿昔吴時有聖水宋齊有聖火事皆妖妄古人所非乞下本道觀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絕妖源從之敬宗爲兩街道士趙歸真說以神仙之術宜訪求異人以師其道僧惟貞齊賢正簡說以祠禱修福以致長年四人皆出入禁中日進邪說山人杜景先進狀請於江南求訪異人至浙西言有隱士周息元壽數百歲帝即令高品薛季稜往潤州迎之仍詔德裕給公乘遣之德裕因中使還獻疏曰臣聞道之高

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黄孔子昔軒黄問廣成子理身之要何以長久對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静形將自正神必自清無勞子形無揺子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又云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玄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者是已故軒黄發謂天之歎孔子興猶龍之感前聖於道不其至乎伏惟文武大聖廣孝皇帝陛下用玄

祖之訓修軒黄之術凝神閑館物色異人將以觀氷雪之姿屈順風之請恭惟聖感必降真仙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語陛下之道授陛下之言以臣度思無出於此臣所慮赴召者必迂怪之士苟合之徒使物淳氷以為小術衒耀邪僻蔽欺聰明如文成五利一無可驗臣所以三年之内四奉詔書未敢以一人塞詔實有所懼臣又聞前代帝王雖好方士未有服其藥者故漢書稱黄金可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又高宗朝劉道合玄宗

朝孫甑生皆成黄金二祖竟不敢服豈不以宗廟社稷之重不可輕易此事炳然載於國史以臣微見儻陛下睿慮精求必致真隱唯問保和之術不求餌藥之功縱使必成黄金止可充於玩好則九廟靈鑒必當慰悅寰海兆庶誰不歡心臣思竭愚衷以裨元化無任兢憂之至息元至京帝館之於山亭問以道術自言識張果葉靜能詔寫真待詔李士昉問其形狀圖之以進息元山野常人本無道學言事誕妄不近人情及昭愍遇盜而

殂文宗放還江左德裕深識守正皆此類也文宗即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太和三年八月召為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為相而吏部侍郎李宗閔有中人之助是月拜平章事懼德裕大用九月檢校禮部尚書出為鄭滑節度使德裕為逢吉所擯在浙西八年雖遠闕廷每上章言事文宗素知忠藎採朝論徵之到未旬時又為宗閔所逐中懷於悒無以自申賴鄭覃侍講禁中時稱其善雖朋黨流言帝乃心未已宗閔尋引牛僧孺同知政事

二憾相結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於外四年十月以德裕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西山八國雲南招撫等使裴度於宗閔有恩度征淮西時請宗閔為彰義觀察判官自後名位日進至是恨度援德裕罷度相位出為興元節度使牛李權赫於天下西川承蠻寇剽虜之後郭釗撫理無術人不聊生德裕乃復葺關防繕完兵守又遣人入南詔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巧四千餘人復歸成都

五年九月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請以城降其州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一面孤峯三面臨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地至德後河隴陷蕃唯此州尚存吐蕃利其險要將婦人嫁於此州閽者二十年後婦人生二子成長及蕃兵攻城二子内應其州遂陷吐蕃得之號曰無憂城貞元中韋臯鎮蜀經畧西山八國萬計取之不獲至是悉怛謀遣人送款德裕疑其詐遣人送錦袍金帶與之

託云候取進止悉怛謀乃盡率郡人歸成都德裕乃發兵鎮守因陳出攻之利害時牛僧孺沮議言新與吐蕃結盟不宜敗約語在僧孺傳乃詔德裕却送悉怛謀一部之人還維州贊普得之皆加虐刑德裕六年復修卭峽關移巂州於臺登城以扞蠻德裕所歴征鎮以政績聞其在蜀也西拒吐蕃南平蠻蜑數年之内夜犬不驚瘡痏之民粗以完復會監軍王踐言入朝知樞密嘗於上前言悉怛謀縛送以快戎心絶歸降之義上頗尤僧

孺其年冬召德裕為兵部尚書僧孺罷相出為淮南節度使七年二月德裕以本官平章事進封贊皇伯食邑七百戶六月宗閔亦罷德裕代為中書侍郎集賢大學士其年十二月文宗暴風恙不能言者月餘八年正月十六日始力疾御紫宸見百寮宰臣退問安否上歎醫無名工者久之由是王守澄進鄭注初注構宋申錫事帝深惡之欲令京兆尹杖殺之至是以藥稍効始善遇之守澄復進李訓善易其年秋上欲授訓諫官德裕奏

曰李訓小人不可在陛下左右頃年惡積天下皆知無故用之必駭視聽上曰人誰無過俟其悛改朕以逢吉所託不忍負言德裕曰聖人有改過之義訓天性奸邪無悛改之理上顧王涯曰商量别與一官遂授四門助教制出給事中鄭肅韓佽封之不下王涯召肅面喻令下俄而鄭注亦自絳州至訓注惡德裕排己九月十日復召宗閔於興元授中書侍郎平章事代德裕出德裕為興元節度使德裕中謝日自陳戀闕不願出藩追勅

守兵部尚書宗閔奏制命已行不宜自便尋改檢校尚書左僕射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蘇常杭潤觀察等使代王璠德裕至鎮奉詔安排宮人杜仲陽於道觀與之供給仲陽者漳王養母王得罪放仲陽於潤州故也九年三月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漢進狀論德裕在鎮厚賂仲陽結託漳王圖為不軌四月帝於蓬萊殿召王涯李固言路隨王璠李漢鄭注等面證其事璠漢加誣構結語甚切至路隨奏曰德裕實不至此誠如璠漢之言

徵臣亦合得罪羣論稍息尋授德裕太子賔客分司東都其月又貶袁州長史路隨坐證德裕罷相出鎮浙西其年七月宗閔坐救楊虞卿貶虞州李漢坐黨宗閔貶汾州十一月王璠與李訓造亂伏誅而文宗深悟前事知德裕為朋黨所誣明年三月授德裕銀青光禄大夫量移滁州刺史七月遷太子賔客十一月檢校户部尚書復浙西觀察使德裕凡三鎮浙西前後十餘年開成二年五月授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

節度使事代牛僧孺初僧孺聞德裕代已乃以軍府事交付副使張鷺即時入朝時揚州府藏錢帛八十萬貫匹及德裕至鎮奏領得止四十萬半為張鷺支用訖僧孺上章訟其事詔德裕重檢括果如僧孺之數德裕稱初到鎮疾病為吏隱欺請罰詔釋之補闕王績魏謨崔黨韋有翼拾遺令狐綯韋楚老樊宗仁等連章論德裕妄奏錢帛以傾僧孺上竟不問四年四月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五年正月武宗即位七月召德裕於淮南九

月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復相今德裕鎮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亦為異事會昌元年兼左僕射開成末廻紇為黠戛斯所攻戰敗部族離散烏介可汗奉太和公主南來會昌二年二月牙於塞上遣使求助兵糧收復本國權借天德軍以安公主時天德軍使田牟請以沙陀退渾諸部落兵擊之上意未決下百寮商議議者多云如牟之奏德裕曰頃者國家艱難之際廻紇繼立大功

今國破家亡竄投無所自居塞上未至侵淫以窮來歸遠行殺伐非漢宣待呼韓邪之道也不如䘏濟資糧徐觀其變宰相陳夷行曰此借寇兵而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裕曰田牟韋仲平言沙陁退渾並願擊賊此緩急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散是雜虜之常態必不肯為國家扞禦邊境天德一城戍兵寡弱而欲與勁虜結讎陷之必矣不如以理卹之俟其越軼用兵為便帝以為然許借米三萬碩俄而廻紇宰相嗢沒斯

殺赤心宰相以其衆來降赤心部族又投幽州烏介勢孤而不與之米其衆饑乏漸近振武保大柵杷頭峯突入朔州州界沙陁退渾皆以其家保山險雲州張獻節嬰城自固虜大縱掠卒無拒者上憂之與宰臣計事德裕曰杷頭峰北便是沙磧彼中野戰須用騎兵若以步卒敵之理難必勝今烏介所恃者公主如令勇將出奇奪得公主虜自敗矣上然之即令德裕草制處分代北諸軍固關防以出奇形勢授劉沔沔令大將石雄急擊

可汗于殺胡山敗之迎公主還宫語在石雄傳尋進位司空三年二月趙蕃奏黠戛斯攻安西北庭都護府宜出師應援德裕奏曰據地志安西去京七千一百里北庭去京五千二百里承平時向西路自河西隴右出玉門關迤邐是國家州縣所在皆有重兵其安西北庭要兵便於側近徵發自艱難已後河隴盡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須取迴紇路去今迴紇破滅又不知的屬黠戛斯否縱令救得便須却置都護須以漢兵鎮守每處不

下萬人萬人從何徵發饋運取何道路今天德振武去京至近兵力常苦不足無事時貯糧不支得三年朝廷力猶不及況保七千里安西哉臣所以謂縱令得之實無用也昔漢宣帝時魏相請罷車師之田漢元帝時賈捐之請棄珠崖郡國朝賢相狄仁傑亦請棄四鎮立斛瑟羅為可汗又請棄安東却立高氏葢不欲貪外虛内耗竭生靈此二臣者當自有之時尚欲棄之以肥中國況隔越萬里安能救之哉臣恐蕃戎多計知國力不及

僞且許之邀求中國金帛陛下不可中悔此則將實費以換虚事即是滅一廻紇而又生之恐計非便乃止德裕又以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守將以城降為牛僧孺所沮終失維州奏論之曰臣在先朝出鎮西蜀其時吐蕃維州首領悉怛謀雖是雜虜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本道臣尋差兵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驚歎其時與臣不足者望風嫉臣遽獻疑言上罔宸聽以為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為辭侵犯郊境詔臣還却

此城兼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復降中使廹促送還
昔白起殺降終於杜郵致禍陳湯見徙是爲郅支報讎
感歎前事愧心終日今者幸逢英主忝備台司輒敢追
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山絶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
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没此州獨存吐蕃
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
門引兵夜入因茲陷没號曰無憂因併力於西邊遂無
虞於南路憑陵近甸旰宵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略河

湟須以此城為始盡銳萬旅急攻累年吐蕃愛惜旣甚遂遣舅論莽熱來援雉堞高峻臨衝難及於層霄鳥逕屈盤猛士多糜於礌石莫展公輸之巧空擒莽熱而還及南蠻負恩掃地驅劫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執臣信令乃送款與臣臣告以須俟奏聞所冀探其情偽其悉怛謀尋率一城之兵衆并州印甲仗塞途相繼空壁歸臣臣大出牙兵受其降禮南蠻在列莫敢仰視況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名

都成虛語諸羌久苦蕃中征役願作大國王人自維州
降後皆云但得臣信牒帽子便相率內屬其蕃界合水
棲鷄等城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
里舊地臣見莫大之利乃為恢復之基繼具奏聞請以
酬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顒俟詔書且吐蕃維州未降以
前一年猶圍魯州以此言之豈守盟約況臣未嘗用兵
攻取彼自感化來降又沮議之人不知事實犬戎遲鈍
土曠人稀每欲乘秋犯邊皆須數歲就食臣得維州踰

月未有一使入疆自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後怨
鼓此游詞臣受降之時指天為誓寧忍將三百餘人性
命棄信偷安累表上陳乞垂矜赦答詔嚴切竟令執還
加以體披桎梏舁於竹畚及將就路宛叫呼天將吏對
臣無不流涕其部送者便遭蕃帥譏誚曰既已降彼何
須送來乃却將此降人戮于漢界之上恣行殘害用固
攜離乃至擲其嬰孩承以槍槊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
秋明譏周文外送鄧叔簡冊深鄙況乎大國負此異類

絶忠欵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臣實痛悉怛謀舉城受酷由臣陷此無辜乞慰忠魂特加褒贈帝意傷之尋賜贈官其年德裕兼守司徒四月澤潞節度使劉從諫卒軍人以其姪稹擅總留後三軍請降旌鉞帝與宰臣議可否德裕曰澤潞國家内地不同河朔前後命帥皆用儒臣頃者李抱真成立此軍身歿之後德宗尚不許繼襲令李緘護喪歸洛洎劉悟作鎮長慶中頗亦自專屬敬宗因循遂許從諫繼襲開成初於長

子屯軍欲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與鄭注李訓交結至深外託効忠實懷窺伺自疾病之初便令劉稹管兵馬若不加討伐何以號令四方若因循授之則藩鎮相効自玆威令去矣帝曰卿算用兵必剋否對曰劉稹所恃者河朔三鎮耳但得魏鎮不與稹同破之必矣請遣重臣一人傳達聖旨言澤潞命帥不同三鎮自艱難已來列聖皆許三鎮嗣襲已成故事今國家欲加兵誅稹禁軍不欲出山東其山東三州委鎮魏出兵攻取上然之

乃令御史中丞李回使三鎮諭旨賜魏鎮詔書云卿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何弘敬王元逵承詔聳然從命初議出兵朝官上疏相繼請依從諫例許之繼襲而宰臣四人亦有以出師非便者德裕奏曰如師出無功臣請自當罪戾請不累李紳讓夷等及弘敬元逵出兵德裕又奏曰貞元太和之間朝廷伐叛詔諸道會兵纔出界便費度支供餉遲留逗撓以困國力或密與賊商量取一縣一柵以為勝捷所以師出無功今請處分

元逵弘敬只令收州勿攻縣邑帝然之及王宰石雄進討經年未拔澤潞及弘敬元逵收邢洺磁三州稹黨遂離以至平殄皆如其算時王師方討澤潞三年十二月太原横水戍兵因移戍榆社乃倒戈入太原城逐節度使李石推其都將楊弁為留後武宗以賊稹未殄又起太原之亂心頗憂之遣中使馬元貫往太原宣諭覘其所為元貫受楊弁賂欲保祐之四年正月使還奏曰楊弁兵馬極多自牙門列隊至柳子十五餘里明光甲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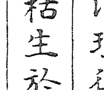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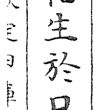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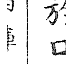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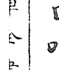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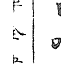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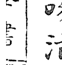
地德裕奏曰李石比以城内無兵抽横水兵一千五百人赴榆社安能朝夕間便致十五里兵甲耶元賁曰晉人驍敢盡可為兵重賞招致耳德裕曰招召須財昨横水兵亂止為欠絹一疋李石無處得楊弁從何致耶又太原有一聯甲並在行營安致十五里明光耶元賁詞屈德裕奏曰楊弁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及寧捨劉稹即時請降詔令王逢起榆社軍又令王元逵兵自土門入會于太原河東監軍呂義忠聞之即日召榆社本

道兵誅楊弁以聞自開成五年冬迴紇至天德至會昌四年八月平澤潞首尾五年其籌度機宜選用將帥軍中書詔奏請雲合起草指蹤皆獨決於德裕諸相無預焉以功兼守太尉進封衛國公三千戶五年武宗上徽號後累表乞骸不許德裕病月餘堅請解機務乃以本官平章事兼江陵尹荊南節度使數月追還復知政事宣宗即位罷相出為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德裕特承武宗恩顧委以樞衡決策論兵舉無遺悔以身扞

難功流社稷及昭肅棄天下不逞之伍咸害其功白敏
中令狐綯在會昌中德裕不以朋黨疑之置之臺閣顧
待甚優及德裕失勢抵掌戟手同謀斥逐而崔鉉亦以
會昌末罷相怨德裕大中初敏中復薦鉉在中書乃相
與掎摭構致令其黨人李咸者訟德裕輔政時陰事乃
罷德裕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時大中元年秋尋
再貶潮州司馬敏中等又令前永寧縣尉吳汝納進狀
訟李紳鎮揚州時謬斷刑獄明年冬又貶潮州司戶德

裕既貶大中二年自洛陽水路經江淮赴潮州其年冬至潮陽又貶崖州司戶至三年正月方達珠崖郡十二月卒時年六十三德裕以器業自負特達不羣好著書為文獎善嫉惡雖位極台輔而讀書不輟有劉三復者長於章奏尤奇待之自德裕始鎮浙西迄於淮甸皆絲佐賓筵軍政之餘與之吟詠終日在長安私第別構起草院院有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詔令制置而獨處亭中凝然握管左右侍者無能預焉東都於伊闕南置平泉

別墅清流翠篠樹石幽奇初未仕時講學其中及從官藩服出將入相三十年不復重遊而題寄歌詩皆銘之於石今有花木記歌詩篇錄二石存焉有文集二十卷記述舊事則有次柳氏舊聞御臣要略伐叛志獻替錄行於世初貶潮州雖蒼黃顛沛之中猶留心著述雜序數十篇號曰窮愁志其論冥數曰仲尼罕言命不語神非謂無也欲人嚴三綱之道奉五常之敎修天爵而致人爵不欲信富貴于天命委福祿于冥數昔衛卜協于

沙丘爲謚已久秦塞屬於臨洮名子不悟朝歌未滅而國流丹烏白帝尚在而漢斷素虵皆兆發於先而符應於後不可以智測也周孔與天地合德與神明合契將來之數無所遁情而狼跋於周鳳衰於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之敎不可廢也條侯之貴鄧通之富死於兵革可也死於女室可也唯不宜以餒終此又不可以理得也命偶時來盜有名器者謂禍福出於胸懷榮枯生於口吻沛然而安溘然而笑曾不知黃雀遊於茂

樹而挾彈者在其後也乙丑歲予自荆楚保犨東周路出方城間有隱者困于泥塗不知其所如謂方城長曰此官人居守後二年南行萬里則知憾予者必因天譴譖予者乃自鬼謀雖抱至冤固不為恨予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初掌記北門管涔隱者謂予曰君明年當在人君左右為文翰之職須值少主予聞之愕然變色隱者亦悔失言避席求去予問曰何為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宿緣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

穆宗纘緒召入禁苑及為中丞閩中隐者叩門請見予
下榻與語曰時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
若亟請居外則代公者受患公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
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時年三十六歲經八稔尋又仗鉞
南燕秋暮有邑子于生引鄴郡道士至纔升階未及命
席謂予曰公當為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三
者皆與之協不差歲月自憲闈竟十年居相位由西蜀
而入代予持憲者俄亦竄逐唯再謫南荒未嘗有前知

之士為予言之豈禍患不可移者神道所秘莫得預聞
其自序如此斯論可以警夫躁競者故書於事末德裕
三子熞檢校祠部員外郎汴宋亳觀察判官大中二年
坐父貶象州立山尉二子幼從父殁於崖州熞咸通初
量移郴州郴縣尉卒於桂陽子延古
史臣曰臣總角時亟聞耆德言衛公故事是時天子神
武明於聽斷公亦以身犯難酬特達之遇言行計從功
成事遂君臣之分千載一時觀其禁掖彌綸巖廊啟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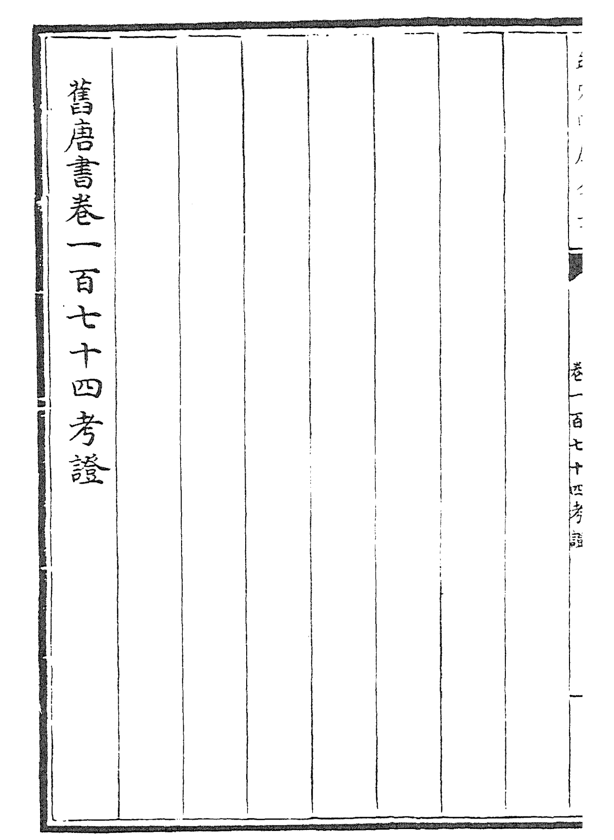
料敵制勝襟靈獨斷如由基命中罔有虛發實奇才也
語文章則嚴馬扶輪論政事則蕭曹避席罪其竊位即
太深文所可議者不能釋憾解仇以德報怨泯是非於
度外齊彼我於環中與夫市井之徒力戰錐刀之末淪
身瘴海可為傷心古所謂攫金都下忽於市人离婁不
見於眉睫才則才矣語道則難
贊曰公之智決利若青萍破虜誅叛摧枯建瓴功成北
闕骨葬南溟嗚呼煙閣誰上丹青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四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四考證

李德裕傳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爲瑱是謂塞聰○原本作而善亦從以規爲視今據通鑑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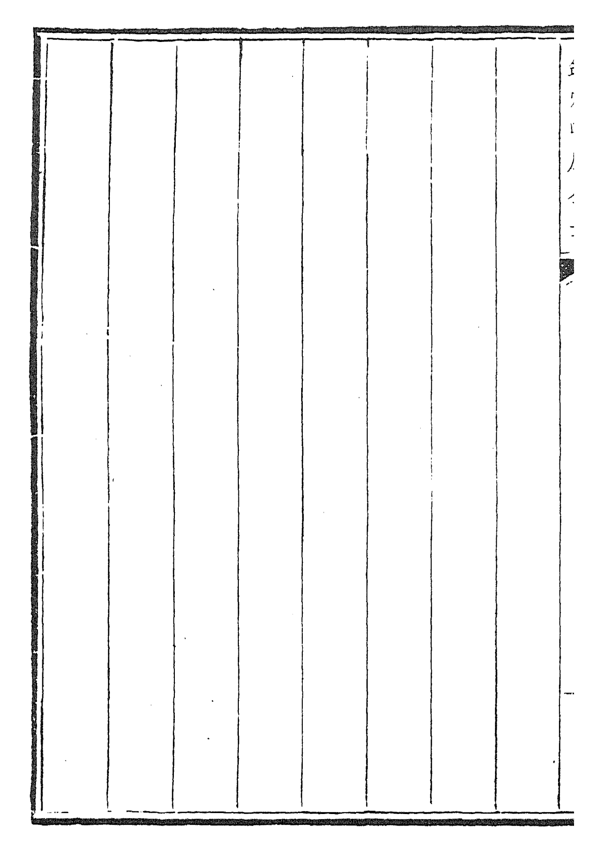
以本官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度使○沈炳震曰按紀宣宗即位罷相拜荆南節度武宗朝未嘗免也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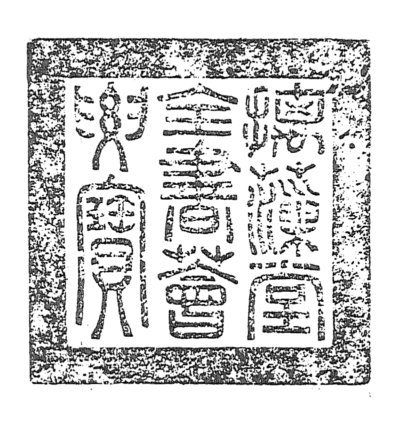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四考證

謹案卷一百七十三第四頁後一行員外郎孔温業等刋本脫孔字據新書增

卷一百七十四第二十四頁前六行遣中馬元貫往太原宣諭案新書元貫作元實與此異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監生臣徐大豊